

在剑桥听英国人读志摩的诗

□ 李 萍 (广东深圳, 职员)

我们这一代人, 读着徐志摩的诗, 踏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船。即或如此, 我也没有想到, 有一天, 我走在剑桥绿茵茵的草坪上, 坐上康河的木板小船……

竹篙是不锈钢的, 船费 30 英镑。撑船的学生一脸阳光。他们一边熟练操作平底木船, 一边用英文向游客讲解沿途古老建筑的陈年往事和传说, 也有干脆唱起英文歌。得知我们来自中国, 我们船的小伙子, 立刻用中文断断续续背起徐志摩的诗: “轻轻地

我走了, 正如我轻轻地来……” 太魔幻了。

康河宽十几米左右, 当小船相向而遇, 船与船之间发生碰撞, 随着“砰砰”碰撞声, 人们沉浸在欢笑中。那一刻, 我想起家乡的新安江, 幻想着河面上可以撑起无数艘这样的木板船……

康河岸边一棵棵粗壮的垂柳亲吻康河——“那河畔的金柳, 是夕阳下的新娘”。诗人不朽, 剑桥专门在国王学院的后园修筑徐志摩花园。一条石板小路上镶嵌中英文《再别康桥》

诗句。走在上面, 脚下便是“轻轻的我走了, 正如我轻轻的来”。穿过小路, 会看见来自紫禁城的白色大理石碑, 上面刻有“我挥一挥衣袖, 不带走一片云彩”, 石板路两边恰好分开黑白相间的石子阴阳图案。

沿河草坪上高大笔直挺拔的杨树, 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和橡树, 它们与古老的三一学院、国王学院及三三两两在草坪上、树荫下读书、休息的学生, 四周打卡的游人, 组成一幅夏日静谧油画。



相交戏谑要有分寸

□ 朱林兴 (上海, 教授)

连日参与雅集相聚, 几件身边小事对照古贤旧事, 心中生出不少交友处世的感触。

一次, 众笔墨同道小宴闲谈, 席间一句无心打趣, 本是活跃气氛的寻常戏言, 却有一位中年同道久久郁结于心。在场众人纷纷劝解, 奈何此友始终难以释怀。反观另一七旬老友, 近来衣着整洁、用心修饰, 众人笑着打趣, 问他这般精心打扮, 莫不是想结识新红颜知己。老者心境豁达, 从容作答: 人到暮年, 尚且能够打理自身已是福气, 待到日后身形衰颓、步履不便, 再想细细装扮, 也无从下手了。

一席通透之言引得满堂欢笑。

我感觉, 知己之间嬉笑打趣, 皆是发自本心的情分, 玩笑一过便放下心结, 这份包容松弛, 才是情谊长久的根本。当然, 友人说笑并非毫无底线, 倘若言语逾越分寸、伤及体面, 大可坦诚直言; 只是不必为细碎玩笑长久介怀。

近日有友人私下将我比作白居易, 称道我颇有乐天通透的风骨。我当即婉言推辞, 自知一介布衣, 无论仕途才学, 都远不及官至三品、诗文流传千古的白居易。乐天与元稹、刘禹锡常以诗文互娱打趣, 却始终分清

私下闲谈与公开发布的界限。可这位友人竟把私下的夸赞发到朋友圈, 还推送至公众号。我再三劝说, 希望他撤下文字, 避免旁人误会于我。此事我心中虽有不快, 却不愿与人争是非长短。

细细思索, 交友之道不外两层: 其一, 熟人之间适度调侃无可厚非, 细碎戏言不必锱铢必较; 其二, 言行须守分寸, 私下的品评夸赞不可随意公之于众, 要顾及当事人的感受。既能容下无伤大雅的玩笑, 又能守住待人处事的边界, 方能与知己长久相伴、相知相惜。

